

扶绥文史资料

第二辑

广西扶绥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编辑委员会编印

一九八七年八月

扶绥文史资料

第 二 辑

(内部发行)

CH 110/29

广西扶绥县政协

文史资料研究编辑委员会编印

一九八七年八月

扶绥文史资料

第二辑

政协扶绥县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编辑委员会编印

扶绥县印刷厂印刷

1987年8月出版

印数：6000

批号：0014

工本费：0.82元

扶绥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编辑委员会

主 任 陈育尧

副主任 梁宜伟 邓光庭 高君仁

委 员 黄哲生 方悦高 甘超礼

谭汉洪 杨瑞增

目 录

卢金灿同志传略.....	陈育尧(1)
怀念韦必克同志.....	徐俊德(4)
怀念韦必克同志(题字)	门镇中(12)
三过家门而不入.....	吴 西(13)
我坎坷的一生.....	张 报(17)
扶绥赞.....	韦式诚(22)
战工团在同正县的活动.....	方振华(23)
忆广西学生军在那隆村举办的青年 学习班	李权精(28)
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延陵国 ——新宁州吴凌云领导的农民起义	方悦高(30)
扶绥县戏曲史概述.....	左年秋等(62)
扶绥中学史略.....	莫以屏等(73)

扶绥县民国时期大事记……政协办公室(87)

在夹缝中挣扎的海外“孤儿”……陈中西(114)

日寇在绥渌县的暴行和军民的抗日斗争
……甘超礼整理(123)

解放初期新隆土匪暴乱情况
……杨陶增整理(134)

同正县解放前的田赋征收机构和情况
……陆润之(144)

绥渌县“国大”代表选举见闻……甘超礼等(147)

魏迅鹏担任同正县长始末记……黄锡骥(152)

书名题字: 吴西

封面设计: 游国权



卢金灿同志 传 略

(1922年——1950年)

陈育芜整理

卢金灿同志遗象

卢金灿同志1922年11月25日生于扶绥县扶南乡坛佑村的一个农民家庭。他自幼念书，从初小、高小到本县国民中学毕业。1944年，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广西省立南武范师学校，1947年7月毕业后，他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

抗日战争后期，卢金灿在扶南县国民中学念书期间，就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，他阅读了进步教师介绍的进步刊物《解放区见闻录》，初步认识了国民党的反动面目，对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民主进步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，憧憬着解放区的斗争生活。他到南宁南武师范念书后，结识了上思县的一个进步同学林现忠。在林现忠的帮助下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《新华日报》、《群众》、《正报》、《民主周刊》等进步刊物，进一步加深了对国民党反动派腐朽本质的认识，极端仇视国民党实行的白色恐怖统治。明确地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参加革命斗争，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，中国才

有光明的前途。不惜牺牲个人利益，献身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愿望，就象烈火似的在他胸中燃烧。他积极地支持学校里进步师生所进行的革命活动。在林现忠同学的启发引导下，卢金灿同志1947年7月在南武师范毕业后，借口身体有病，拒不出任扶南县复良乡（今扶南乡）中心小学校长，同时挣脱家庭的羁绊，不畏艰险，毅然只身到上思去寻找革命队伍。

卢金灿同志按照林现忠的秘密指示，在上思县叫丁圩找到了地下党负责人林克同志，表示了自己参加革命的志向。林克同志当即介绍他到东安去找地下党另一个负责人黄高煌同志，说明哪里已经组建了武装队伍。卢金灿同志经过跋山涉水，赶到东安乡枯楼村，终于找到了黄高煌同志，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二十一团，十月间，在那齐参加了上思武装起义。

黄高煌同志了解卢金灿同志既会写文章、编山歌，又写得一手好字，就先让他在团部做文书油印工作，编写刻印宣传材料；为了在实际斗争中得到锻炼，又派他到连队中去做文化教员，派他到十几个村屯去宣传发动群众交枪交粮、组织民兵武装、动员青年参加主力部队，再派他到武工队去当指导员，随团开赴十万山南、防城地区开展游击武装斗争。他坚决服从领导分配，严格要求自己，很好的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，做出了成绩。经过一年多严峻、艰苦的锻炼和考验，卢金灿同志终于在1948年11月光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

十万山区地委为了开辟新区，扩大游击武装斗争范围，实现“孤立南宁、包围南宁、最后解放南宁”的战略目标，决定派卢金灿回到扶南地区工作。他愉快地接受了党交给的

任务，于1949年初离开了十万山区粤桂边纵队第三支队的主力部队，只身回到扶南。在中共平原地区工委的领导下，他通过同学、亲友等社会关系，首先积极而秘密地在县城附近的村屯开展革命工作。他在木民村组织了“读书会”，把在乡的十多个知识青年组织起来，开展“反三征”（反对征兵、征粮、征税）斗争，逐步发展民兵武装；同时，与扶南县初级中学教师郭家驹同志联系，指导他在师生中开展宣传教育活动，物色和吸收进步师生参加革命队伍。卢金灿同志通过实际斗争去教育、培养、考察革命知识青年，发展其中的先进分子入党。九月间，十万山地委决定成立中共扶南县工作委员会，任命卢金灿同志为副书记兼组织委员。他担任党的领导职务后，经常秘密深入驮丁、驮辽、东罗、渠吞、百域等游击活动点了解情况，和当地武工队负责同志研究部署工作，促使各项工作迅速展开。他还不畏艰险，只身到贞和乡（今龙头乡）的完安、王令、那古、那标、那烈和邕宁县苏圩的段伏村去开辟工作，为沟通扶南县到南宁的通道做准备。他在林旺地区组织几个村屯的知识青年二十多人，成立“学术研究会”，学习革命理论，唱革命歌曲，扩大革命影响，发展革命力量。

1949年12月9日，卢金灿同志率领独立大队解放扶南县城后，为了支援解放大军追歼溃逃的国民党败军，他领导全县干部迅速搞好粮草征集工作。中共南宁地委派南下干部充实扶南县的工作力量后，他仍任县委副书记，向南下干部介绍县的情况，并在县委的领导下，积极贯彻执行上级的指示。发生土匪暴乱以后，他夜以继日地工作，率领工作队配合剿匪部队，发动群众完成粮草征集工作和做好剿匪工作。他获悉曾任扶南县伪县长的玉奂山带领一股匪徒潜伏在县城南

面的三宝岭的情根后,连夜率领和指挥县大队、民兵连夜包围三宝岭,终于歼灭了这股匪徒,当场击毙了匪首玉英山。

1953年5月5日,卢金灿同志到南宁地委开会,在南宁市亭子渡口过渡时,因汽车失事不幸牺牲,时年仅二十八岁。

卢金灿同志的一生是短暂的,但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将永垂不朽。



怀念韦必克 同志

徐俊德

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九日四时四十五分,韦必克同志与世长辞了;可是,他追求真理、坚贞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终生的形象,永远萦绕在我们的脑际,我们永远怀念他。

韦必克同志遗象

韦必克同志一九一五年七月九日出生在扶南县(今扶绥县)客兰村果乐屯的一个壮族家庭,原名韦作杰。他自幼聪明好学,口齿伶俐,以优异成绩考入南宁初级中学,在地下党的教育影响下,他带头参加学生运动,反动派要抓他,他在同学的掩护下逃离南宁。后来,学校开除了他,他化名韦

彬，以同等学历考入南宁的广西省立第一高级中学，曾获演讲比赛第一名，因为他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，反动当局发现他就是上次要抓的韦作杰，又要抓他。他得到消息后，便化妆成女人连夜逃回客兰。为了追求真理，探索革命的道路，他在客兰担任了一年的小学教师，把薪水积聚下来，加上母亲给的几块大洋，筹措了旅费北上。一九三五年，他到了北平。为了勉励自己克服前进中的困难，表明自己对革命的坚定信念，他改名为必克，进入求实高级中学，继续自己未完的学业。

在北平，他看到不甘做日本奴隶的东北学生和同胞露宿街头、流离失所的惨象，听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四省后，又把魔爪伸到华北，想独占中国，而蒋介石反动当局采取不抵抗政策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，甚至勾结日本镇压抗日斗争，消灭共产党，他义愤填膺，更加坚定自己抗日救国的志向。在地下党的领导下，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，和同学们一起上街募捐，救助从东北流浪到关内的学生和难胞，并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这年冬天，国民党汉奸殷汝耕在日本的唆使下，在河北东部二十二个县成立傀儡政权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”。这个消息传到北平，激起了爱国学生的义愤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十二月九日，北平大、中学生举行了规模浩大的爱国示威游行，高呼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！”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的口号。在这次爱国学生示威中，韦必克同志负责交通联络工作，他机智英勇，骑着自行车，冲过反动军警的警戒，穿插在各路爱国学生队伍之中，撒传单，传递消息，沟通联络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

一九三六年，由于家庭接济时断时续，经济困难，他考入收费较低的北平民国大学实行工读。他一边读书，一边给

报刊写文章，一边参加革命活动。这年夏天，他参加了由党领导、由北平学联组织的夏令营，接受了一周的形势教育、哲学理论教育和游击战训练，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开展持久的抗日游击战争，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建设独立民主进步的新中国。他经受了党的考验，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根据党的指示，他参加了抗日民族先锋队，一九三七年一月到山西省太原军训团，接受艰苦的理论学习 and 军事训练。在训练中，他努力学习理论，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，教育团结党外学员，批评不利于联合团结抗日的言行。他不怕艰难，刻苦学习军事技术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训练，他接到党的通知，离开了太原，一九三七年三月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，在抗日军政大学担任宣传科干事。在延安，他见到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，并聆听这些领导同志的亲切教导，更加积极学习和拼命工作。他响应党中央“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”的号召，参加了大生产运动。抗日战争全面开展后，他的工作担子越来越重，曾任延安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科长，陕甘宁边区晋绥军区政治部特派记者，中共东北阜彰地委宣传部长。在八年抗战中，他和群众同甘共苦，艰苦奋斗，经受了枪林弹雨的考验，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投降了。韦必克同志接受党的任务，任辽吉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，到东北内蒙地区搞接收工作。在接收过程中，曾和国民党反动军队打了几仗，在一次战斗中，幸得蒙古族的警卫员小李的掩护才免于难。一九四六年，蒋介石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扶持下，发动了全面内战。我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解放战争。我军解放辽宁省四平市后，韦必克同志被派到四平市任市委副书记兼宣传

部长。当时，我在四平中学工作，韦必克同志曾到学校来给全体师生作了有关参加共青团的报告，深受欢迎。我就是在听了他的报告后第一批参加共青团的。从此，我们之间有了工作上的联系，并在工作中建立了革命的感情，在党组织的关怀下，我们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结婚。结婚的那天，恰巧市职工学校有要事需他去处理，他走了，走前留下一张字条给我，嘱咐我在家好好接待客人。组织上为我们举行了一个没有新郎参加的婚礼茶话会，必克同志回来时已经夜深人静了。

我们结婚不久，即奉调随军南下到新区工作。必克同志先在江西担任省团工委常委兼学生部长，后调回广西任省农民协会主席、省土改委员会秘书长，龙州地委副书记，在上改中，必克同志和贫雇农“三同”，和土改队员打成一片，他那吃苦耐劳、积极负责的思想品德和工作作风，至今在老土改队员中仍然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一九五二年九月，省委调他到广西医学院任院长，当时学院设在桂林市叠彩山下，校舍简陋，设备陈旧，学生不足两百人，只有一个共产党员。我们到学院后，建立了党支部，在积极分子中培养和发展党员，壮大了党的组织。一九五四年，经批准成立了中共广西医学院委员会，必克同志任党委书记兼院长。一九五四年，广西医学院从桂林搬迁到南宁。由于有两年多的工作基础，搬迁工作顺利地进行，到达新址不久，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教学和医疗（附属医院）工作秩序。必克同志在广西医学院工作期间，尊重知识，尊重人才，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，教育团结新老知识分子。他经常深入到教师、学生中去，和他们谈心，交朋友，听取他们对办学和医院工作的意见。对要求进步、要求参加党组织的新老知识分子，他不唯成

份论，重在个人表现，只要历史清楚，符合入党条件的，他都予以发展。全国著名的肿瘤专家叶馥荪教授，就是五十年代后期发展的党员。由于经常生活在师生中间，对医学院（包括附属医院）的教职员工和学生，必克同志都能记住每个人的姓名和基本情况，特别是学生，某某人是那一年那个系毕业的，他记得都比较清楚。必克同志认为：不懂教育，是不能领导好教育的，他除了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外，还努力学习业务知识。他经常听课，挤时间自学高等学校医科教材。他曾经有过这个抱负：要亲自上讲台讲授公共基础课，后来，由于“四清”和十年动乱，这一愿望未能实现。必克同志在广西医学院工作十五年，在党的领导和全体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下，把一所校舍简陋、设备陈旧、教学人员严重不足的医学院，建设成一所有相当规模、在全区享有盛名的高等医科学校，为国家培养了二千七百多名本科毕业生，这些毕业生，是目前广西卫生、医疗单位和医科学校的骨干力量，为广西卫生医疗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。“四清”和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他受到冲击，备受折磨，降职分配到广西教育学院任图书馆革命领导小组组长，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落实了政策，恢复了正厅级，安排为教育学院顾问，一九八二年批准他离职休养。他回到广西后，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，曾先后当选为中共广西省第一届委员会委员、区党委二届委员会委员，广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，政治协商委员会第一届委员、常务委员，广西区第二、三届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、常务委员。

韦必克同志参加革命以来，五十年如一日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一贯坚定对共产主义的崇高信念，全心全意为党、为社会主义、为人民服务。他学习认

真，经常学习到深夜，而且笔不离手，在马列、毛主席著作上划上蓝杠杠、红杠杠，联系实际和个人体会在书眉上写上密密麻麻的小字。他坚持早晚收听新闻广播，了解当前国内外大事。由于学习注意联系实际，大脑经常思考问题，所以他在大会讲话，作报告，不需要秘书代劳，都是自己亲手写提纲，而且很少说废话。他的讲话和报告，很受师生的欢迎。

韦必克同志克己奉公，大公无私，处处严格要求自己，严格要求亲属，不徇私情，坚持党的原则、纪律，不居功，不向组织伸手要名要利。他回到广西工作后，家乡的侄儿、亲友找他，要求安排工作，他讲明党的政策，晓以大义，婉言谢绝了；大儿子中学毕业，十六岁就响应党的号召下乡插队，他叮嘱儿子好好锻炼。别人的孩子回城工作了，他没有向组织提出给予照顾安排自己的儿子；有一次，公家派小车送他去参加晚会，我是骑自行车去的，他从不让我们用公家的小车去办私事；家里的自行车破旧不堪了，有一次，他骑自行车去开会，遇见自治区商业局的领导，那位领导说他坐这辆车太破了，要给他一张大包链凤凰牌单车票，另买一辆新的，他也婉言谢绝了。孩子埋怨他，他说，我们的车还能骑嘛。

他从不同亲属谈个人的事情，也不同别的同志谈个人的委屈。他在“四清”、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备受委屈，但是，他从不发半句怨言。老首长、老战友来信问他情况，他复信说很好，不提自己受委屈的事。

他严格遵守党的纪律，不同家属谈论党的机密。一九五八年，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公园会见广西各族人民，我得到通知去参加，但不知是什么事。我问他，他明知而不说。

1972年，组织上安排他到广西教育学院图书馆做革命领导小组组长，他不计较。那时，教育学院图书馆因一九六八年洪水上涨，图书馆内第一层藏书受水泡，一直无人清理，不能开馆。他到图书馆后，带病领导全馆工作人员，把二十多万册零乱的图书分类整理，搞得井井有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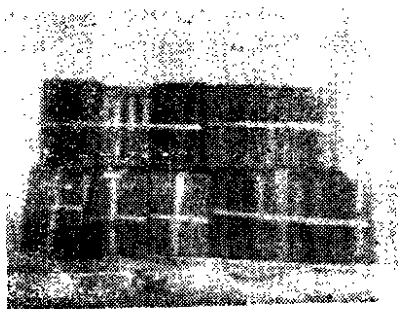
韦必克同志不论在那里工作，都保持着党的艰苦奋斗，密切联系群众、关心群众生活的优良传统。他经常说，革命的胜利，就是靠艰苦奋斗，就是依靠群众！休息时间、假日，就是联系群众的好机会。他经常穿着那件褪色的灯心绒上衣，就是病重留医时仍然这样。他很少和家属在一起散步、看电影，周末、假日，他都用在和师生员工的谈心上。三年困难时期，医学院在科研上用狗做实验。有一次，工人送狗肉来家，我煮给他吃，他问明狗肉来历后说，以后院里实验用的狗杀了，把肉送给处以上的干部，我们不能要。一次，他接到蒙古族警卫员小李爱人的来信，说小李因病过世了，他立即叫我把家里仅有的四百元全部寄去给小李爱人和小孩。1962年，医学院儿科教授、副院长刘冬盛同志得了重病，病危时，韦必克同志去探望他，他紧紧地握住必克同志的手说：“老院长，我不行了，请你照顾好我念初中的儿子晓冬，拜托你了！”不久，他去世了。韦必克同志就象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刘晓冬，用自己的收入供给他生活费和教育费，从初中一年级一直到大学毕业。

一九八六年初，韦必克同志的老病加重，组织上送他到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留医。曾经受过他教育的师生都来探望老院长，有的还穿上白大褂为他做特别护理。他早两年就嘱咐我们，他死后一不开追悼会，二不通知亲友，三是把他的骨灰撒在邕江上。可是，教育学院和医学院的领导、师生和

扶绥县的领导知道了，都挥泪向他的遗体告别，悼念他的崇高品格。我和孩子们十分感谢党和同志们的深情厚谊。

我们遵照韦必克同志的遗嘱，把他的骨灰撒到了邕江上。

韦必克同志和我们永别了。我和孩子永远怀念他忠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精神！我们将继承他的遗志，为祖国的“四化”建设，为共产主义事业，奋斗不息！



徐俊德同志根据韦必克同志生前遗愿，把马列著作送给扶绥县政协，图为所赠马列著作。（陈育芜摄影）